↑傅耀祖（前右2）與周世斌先生（中後）的合影（圖／傅耀祖）

悼念故人周世斌 同袍關懷相知

驚聞輔導會前主委周世斌辭世，讓人悲傷不捨，他曾經是我的學生，後來與我四度同事，是我的摯友與知己，我中風時他還來醫院看我，沒想到是我先病倒，但卻是他先走一步，不得不令人嗟嘆人生之無常！

我與周世斌同歲，倆人同為青年軍，他是二〇一師，我是二〇六師。我在民國三十七年考入陸軍官校二十三期（第四軍官訓練班十六期），畢業留任學校擔任新生中隊訓導員，周世斌則是陸軍官校二十四期（四訓班十七期），所以他由我的同袍，成為我的學生。

周世斌畢業後留校任隊職官，成為我的同事，這是我倆第一次當同事。民國三十八年底，他與我同時調任臺灣軍士團排長，這是我倆第二次同事。民國四十年初，我們二人又同時調往臺灣兵役幹部訓練班，我任副中隊長，他則任同隊區隊長，這是第三次同事，之後他晉升上尉，我則因安全資料不佳而未能升級。

兵幹班解編撤銷後，我調任步兵學校軍法教官，周世斌則調往陸軍參大擔任校部連長。由於我年輕個性較急躁，不平則鳴，心高氣傲，他曾經勸我「國家多難，別發牢騷，不要評論時政」，但我卻是忠言逆耳，依然故我。

我在步校軍法教官任內，經常對改善國軍政工制度表示意見，並支持《刑法》一百條，豈料被安了一個煽惑群眾的罪名，還誣指我與「孫立人案」相關，全案由陸軍總部偵辦，幸蒙總司令羅列、政治主任劉子清、政工處長劉仲康等三位恩公明察秋毫為我雪冤，在偵辦過程中三位恩公亦咸認為我為優秀人才，後來我還升了一級並調陸軍參謀大學擔任訓練官，這是我與周世斌第四次同事。

後來陸軍參大校長皮宗敢調升國防大學校長，周世斌調任待從官隨同到國防大學就任，隨後周世斌結婚定居在大直。他新婚期間我到他家中聊天，他勸我「棄武從文」，當天還有好友唐非凡、冉啟武在場，我這一次聽了他的勸，投考師範大學，並轉任教職。後來他在后里擔任軍長，我在員林家商任教，他也曾來我家坐坐。

周世斌帶兵非常用心，而且是真心地關懷士兵，他在擔任排長、區隊長時，熟記所屬誕辰資料，待生日那天便以慶生紅雞蛋，寫上生日快樂四字，送到壽星手上；士兵家中有喜慶或喪事，他則請假陪同士兵回家並致意，下屬對他的關心都感念在心。

後來他到輔導會任職，我中風住院時他也親赴醫院拜託多位內外科醫師為我會診，讓我順利康復，他還安排我妻工作，對我照顧有加。如今我雖日服藥丸十九顆，然子女成器孝順，家庭幸福美滿，我對他的照顧十分感謝。

周世斌曾言：「生為固然，老乃自然，病所必然，誠然也！」我們都老了，但也沒想到他會先我而去，期盼巾幗英雄的周大嫂要節哀保重，務請心寬體健續養天年，讓逝者放心，生者安心！善哉！善哉！

【作者速寫】傅耀祖，陸軍官校二十三期畢，曾任陸軍《精忠報》特約記者，後考入臺灣師範師大進修並轉任教職，常以筆名「三等生」於報端發表時評、散文，出版有《各說各話》等書。

↑周世斌先生是大家永遠的好校長、好長官、好長輩。（圖／中央通訊社）

永遠懷念的好校長好長官好長輩周世斌

任用提振教學研究多有建樹

周世斌校長永遠地離開我們了，他在警官學校（現為警察大學）校長任內強調五育並重的教學方針，建立制度並提倡研究風氣，他的努力至今仍深深影響著警界的發展，他是橫跨軍、警、政三界都有傑出建樹的好長官。

周校長奉派警官學校校長時，我正在警官學校任教職，說實話，由於他並非警察系統出身，接任校長之初大家都不看好，認為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，但經過一段時間相處，並檢視他在警官學校所推動的改革，發現他是一位和藹可親並深懂教育的人，不但在中正預校擔任校長表現傑出，到了警官學校也讓學校氣象一新，大家對他的態度也由懷疑轉為信服，當然，也佩服並感謝層峰的知人善任，派他接任警官學校校長。

周世斌先生身為校長，以校為家，每周除周三與例假日外，均經常性地住校，主持清晨之升旗典禮並與同學一起晨運，一起用餐，並督導學生晚自學，這與他在中正預校做法一致。周校長對人態度親切，沒有官架子，在「識人」方面非常下功夫，能在半年之內把每個人的背景搞清楚並喊出名字來。

周校長是個教育家，要求學生必須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，對警官學校更是由教學研究到行政作業都提出革新，巨大的建樹包括完成警官學校組織法修訂，建立高等警察教育完整體系，興建研究大樓提升學術研究風氣，並籌設警察學術基金以獎勵學術研究。

另外，尚有些外界不甚知詳卻影響深遠的措施，如在校內人事任用上，一定廣徵各方意見，要求適才適所，由於他沒有警界的歷史包袱，更能以超然的立場做到公正無私。他也強調學用合一，使了不少力量去建立行政與教學之合作體系，警校教職員可外派警政單位工作，校外優秀警察幹部也可以返校任職，傳授工作技巧與心得。

周校長也注重師生的身心平衡，提倡休閒與交流活動，興建樂群軒，提供師生聊天、喝咖啡的地方，平價且高品質的服務，非常受到師生歡迎，我也是樂群軒的常客。

七年前周校長發現腦血管長瘤，到臺北榮總動了三次手術，此後身體狀況逐漸變差。兩年前我去探望他時，他的意識仍非常清楚，但已不良於行。月前聽聞周校長離世，心中悵然不捨，但知道他走得安然，也為周校長感到寬慰。

縱觀周世斌校長的一生，無論服務於軍旅、警界或政界，都能貢獻長才，在各項職務都有所發揮，擔任警官學校校長時念茲在茲的就是培養後進，他建立制度並提振警官學校研究風氣，績效卓著，功在國家，我們永遠懷念的好校長、好長官、好長輩。

【作者速寫】桂京山，中央警官學校民國五十年畢業，政治作戰學校政研所碩士，曾任警察專科學校教育長。

悼念周世斌將軍 智者仁風傳萬世

周世斌將軍於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辭世，享壽九十高齡，身為周將軍的舊屬，聞訊甚感哀戚。回顧周將軍的一生功業，對國家有著莫大的貢獻，必值書之於汗青，流傳於後世。

周將軍生於戰亂，十九歲投身軍旅，民國三十七年考入陸軍官校二十四期就讀，後周將軍出國深造，五十七年畢業於西德指揮參謀大學，是軍方當時少見的留歐軍官。周將軍生涯歷練過許多職務，不管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上，他都腳踏實地，認真做好每一件事。

回憶民國四十九年，周將軍擔任三軍聯大勤務隊長時，我是隊部中的中士文書，我這個民國三十八年隨軍來臺的少年兵，在大陸僅受過五年小學教育，粗識文字，但文不能提筆，武不能拿槍，只能做些傳達跑腿的工作，但我力求上進，報名參加了隨營補習教育。

當時國防部福利社有辦理夜間補習班，我參加高一班就讀，同學們晚間課畢均各自回營，但有一天我赫然見到周世斌的身影，原來他也跟我們這些小兵一起上數學課。周將軍因生於戰亂，也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，從軍旅生涯的歷練中自知學養不足，遂利用公餘時間虛心求知，願意跟我們這些小兵一起上課學習，其態度之謙和、心胸之寬闊，真是令我肅然起敬。

周將軍留德歸國後擔任過許多職務，不管是在戍守金門或執行本島海岸警備時，他的足跡踏遍每個碉堡與崗哨，慰勉每一個衛國盡力的官兵。民國六十六年，周將軍擔任中正預校第二任校長，與夫人用心照顧每一位學生；之後周將軍亦曾擔任過警官學校校長，對學生也是循循善誘，希望學生能以正直無私的態度回饋社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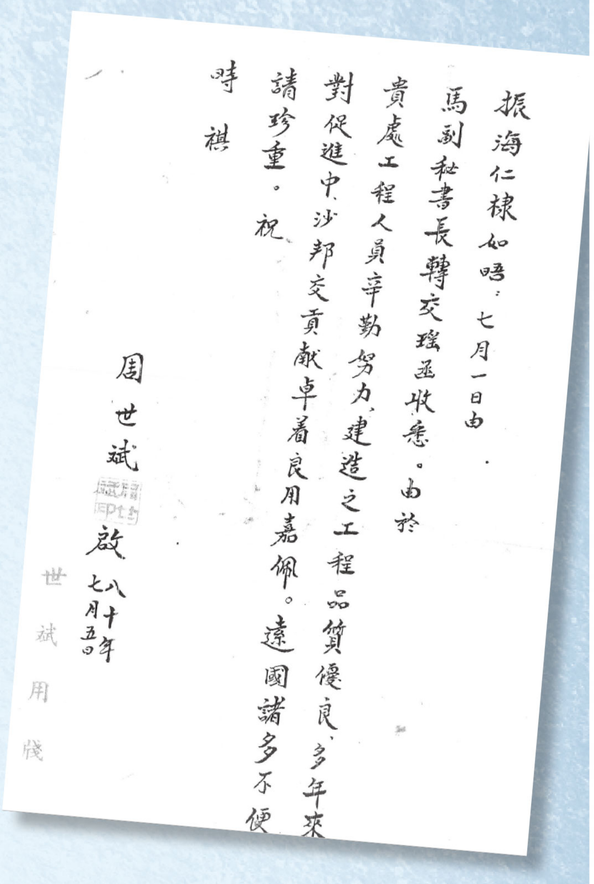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周將軍又擔任退輔會主任委員，也是把榮民當作家人與長輩一樣殷殷照拂，照顧他們的生活，為他們謀求福祉，深受榮民的愛戴。

我於民國五十五年考入臺北工專夜間部電機科，民國六十年退伍，六十二年進入榮工處服務，先後參與了北迴鐵路、翡翠水庫等重大工程建設。之後於民國七十三年奉派沙烏地辦事處工作，八十年七月，中華民國回教麥加朝聖團前來沙烏地阿拉伯朝聖，該團由我駐吉達辦事處接待，榮工處隸屬於輔導會，我亦同參與接待工作。

在洗塵宴上，我也託團員向周世斌將軍致意問候，周將軍在收到我的問候後，即親筆回函予以嘉勉，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亦引以為傲，周將軍的親筆書函保留至今。

周將軍雖已辭世，但誠如麥克阿瑟將軍所言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」我感念周將軍對國家的貢獻，在各項職務上的認真負責以及在待人處事上的真摯謙和，故提筆為文以悼之。

【作者速寫】尤振海，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入伍，六十年退伍，六十二年入榮工處服務，八十八年元月退休。



振海仁棣如晤：七月一日由馬副秘書長轉交瑤函收悉。由於貴處工程人員辛勤努力，建造之工程品質優良，多年來對促進中沙邦交貢獻卓著良用嘉佩。遠國諸多不便請珍重。祝

時祺

周世斌 敬 八十年七月五日

↑周世斌先生親筆書函。（圖／尤振海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注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e-mail至glory@ct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